

華東史地文獻 第二十九卷

中國華東文獻叢書



中國華東文獻叢書·第三輯

華東史地文獻

第二十九卷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
中國華東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編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重大整理項目

本輯主編：丁鳳麟 方寶川 史梅 李西寧

徐曉軍 黃顯功 傅德華

本卷目錄

西山日記	〔明〕丁元薦撰		〇〇三
江西與地圖說	〔明〕趙秉忠撰		〇八九
江變紀畧	〔明〕徐世溥撰		一五一
武夷志畧	〔明〕徐表然纂輯		一七一
閩阜山志	〔明〕俞策撰		三一五
康熙弋陽縣志節本	〔清〕譚瑄撰	譚新嘉節錄	三三九

【明】丁元薦撰

西山日記

〔明〕《西山日記二卷》，明丁元薦撰，清抄本。無欄框，無魚尾。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

丁元薦，字長孺，生卒年不詳，長興雉城（今浙江省湖州市）人。萬曆十四年（公元一五八六年）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



西山日記 上

堆城丁元薦著

丙中秋先安人病京叩米叱部大復過訪余皇迫甚大復曰凡病切不可速服藥靜養一日當其情症的確方投湯劑急即候事矣余至今味其言

沈中丞觀順之封公督除戶後一偷兒乃隣家子也隲瑜而遣之且贈以度歲之資其人竟不為盜公終身不書其姓名

沈孝廉端吳洲公之父也友愛甚至父卒其弟急進取借出繼應試章連第官至郎守無後族議以孝廉次子繼孝應悼然曰吾子不為無父之子後遺賫數萬金聽

隲人分折去

林仲山經令兄文恪公曠秋高庚辰以憲副捐告相依扶服者十有餘年兄歿由藩泰陽太僕海至司寇皆堅卧不釋友愛恬適古人所少也

涇陽先生友愛耽懇仲兄才而負氣手足間稍拂意輒形詞色先生長慈請罪候色和方起其猶子孝廉決書謂余曰叔父立朝大節諸公聞之詳矣至家庭孝友可不及十也

顧涇陽先生在選部時為一窮交口責幾負官場先生終身不書有問及者徐曰人豈無平生耶即考信未嘗一字為兄辨也其人尋揭館先生存即其後至姻姻姪

情好再世彌篤

先太父封大理公微時嘗為邑丞沈天氏所窘至下獄丞宣城人也先大夫令南陵臨別長恐請教大理公曰沈丞事吾父已忘之若勿復為留中沈丞每來謁賜踏甚徐察先大夫意無他稍安顧不知為太父命也

陸文定公一日與賓朋宴坐忽報長公至急起延之門外相對默然寒燠不數語輒起去文定不能留也送之門外拱立良久去遠方敢進坐客訝曰大相公嚴重乃爾文定公曰固也憶昔少貧長公荷鋤荒宅旁地命吾及中丞弟并羹之良久不至躬視之吾二人踉蹌舉一杓淋漓狼籍兄大怒杖之各仆地曰盡如若輩何以

償主人租且若輩能捫腹讀耶此地父歸吾一散受兄教如少年不可復得矣

寧夏之變事定獻俘上御朝受賀內外文武賞各有差文定公閱邸報語唐長公曰宋澶淵之役凱旋宰相

既準以下素服待罪朝堂者數日相對悵然

文定史館時同諸僚揭分宜故事史官見相公不帽登其長偶忘之覺者舉手欲解去公急止曰果爾足形其短矣分宜亦不較董宗伯歎服實聞公真宰相材也文定一日同諸史官揭分宜前趨者倒其庭中蜀公舉手曰吾翻陶彭澤前者報然

文定江陵時起家大宗伯故事尚書入謁首按正席撫

讓者三方食坐文定自謂先輩不讓江陵變色曰明公不日當正此位公拱手曰高皇帝能中書省誰人敢正此位聞者咋舌

故事首撥語六卿必呼老先生江陵倨甚對文定止稱號公不憚語次故稱太岳爾意云何出而對人曰吾歸矣不能仰面事少年也

文定以大宗伯請告寓西郊之僧寮張新建沈四明出饒松問曰先生何歸之急也公曰吾有不可留者三初入謁江陵相對不及國事飯間中顧左右側簪者二更衣者一意不在吾輩矣吾其色舉乎

文定解寮伯存萬文恭自代初謁江陵問以時事正色

曰近日屢言官余懋學太過非體也江陵色變文恭不三月亦請告去

丁亥春雲間諸生以固留即守至閩門激變兵使者以反聞掘兵誅首亂者意亦不自安謁公語之故公正色曰果爾老夫當為戎首送之門語諸偏裨曰功成列位即絕矣使者色阻一城遂安

公林居數十年中丞以下入謁至廳事方東帶出客席必西向例不報謁太原公以首揆見亦問坐獨茂苑與釣禮

公好佛所游非佳山水即名利然必風日晴麗方命駕平居必日映窓紗始啓扉不爾不輕出見客惟一老妻

善辭其意杜門端坐必整衣冠褒衣大袖儼如也喜愠不輕見遇諸少年時為雅詭晚舉子以火行終養二十餘年有孫六詣曾孫遠膝高朗令終江南諸相公珍綠野者遠不逮也公自謂平生出遊未嘗遇烈風暴雨亦天假云

陶周望太史謁太原父子舉陳眉公不^止且云陳生即在此亦一良晤也眉公周出望拱手曰向慕公如天上人不意此處相會太原父子不樂而罷

顧涇陽先生謁太原公曰近有一異事聞中所稱是外論必以為非閩中所非外論必以為是涇陽先生曰某亦有一異事外論所是相公必以為非外論所非相

公必以為是公不覺失笑

某甲午上疏太原公怒甚語顧選居曰丁某欲殺楊卿何也選居徐曰楊卿前日款殺堂官李克庵相公若勿聞也者丁某為李司馬殺楊卿便動氣耶聞者稱快陳恭介家宰時有一鉅親方岳中州撫按暨輩下士大夫競以節餞薦公不應解組後某公噴有煩言公身後某私叩其侍孫曰先生故與某公善何以策其不終曰某公丁母憂大父往吊之某公曰母老矣先室人之變出意外也大父不憚以此策其不終

恭介之伯兄別駕公剛勁負氣一日酒次議論偶相左別駕輒大怒詰且具衣冠資公于先祠而數之曰小子

款以中丞氣凌我即將子扶公長跪請罪久之乃釋
恭介家宰時猶子某以先中丞應例應別駕公予以饒
州涇陽先生固請曰獨不能優以善地耶公正色曰吾
臣才器止應此地耳竟不稍假

曾大母周孺人女弟曰陳孀少寡而貧一日携其孤孫
來候我大父門者報謁感獲踰牆入坐寒燠外不輕一語供具
儼然若重客款留十餘日方別去歲時問倪其小者也
爾時曾大母謝世數十年矣寒燠至富家求一眄不得
况愛且教有加乎母在視娛如路人况身後乎此意今
漸亡矣

予幼時常見一比丘尼來揭吳太安人以下禮貌有加
留十餘日別去厚往薄來歲以為常問之乃曾大父故
人沈德興妻也老而獨無依故厚卹之不為尼也數十
年來孤寡沾我一飯之德者寡矣

李孟白公曾餉天津遣家而歸去一二日報近公訝問
故梅夫人曰相公致身王事妥獨不世受國恩乎何面
目偷生為顧相從地下夫人故司馬克生女也才略有
將風家

梅克生以御史監寧夏軍將督戰一賊提大斧自女牆
躍下乃許潮也相去只尺克生了無怖色故前迎武數
好語之曰若求降即賊即長跪請衛卒亦至卒成功陟

中丞提督宣大

魏確菴先生討寧夏賊城垂降矣以纔下綏騎獄時李
肅敏為御史大夫會孫富平于演象所富平聞李寧遠
且至急抽身起肅敏笑止之曰特借公為重爾不煩造
類也寧遠至肅敏曰確菴生死在足下父子寧遠呈遞
以頭叩地仰天懇辯甚口肅敏曰吾固不爾疑也指各
衙門揭自地指至案幾于許曰如彼歟何明日寧遠
投大儒田義滋態曰魏公脫有不測其父子死矣尊得
首魏竟放歸所謂各衙門揭者面覆一二耳肅敏才畧
與富平迥別

穆廟時江陵趙次大暉平潮與有力為奪情陞知天下

公論則曰江陵稍示崖異一日以少司空揭江陵于侍
馮院六卿見者多立語平潮故索坐良久深談江陵
曰與絕自領學進乎曰然江陵變色曰何以知進曰常
見已過蓋江陵方想主司施用汲不已幾至迫而扶之
平潮故以代振江陵意亦解徐曰凡寓去此幾何曰里
許曰幸只尺可所夕也平潮曰尚恨不遠爾江陵怒曰
與絕故故分宜我耶平潮曰世之側目于公者何啻如
分宜人若不自如爾身被白簡謝病歸

關中有一親王五十外止一子嫡妃出也乳母熟懷壓
兒死妃候晚規兒氣已絕呼乳母令亟去遲則必無幸
矣度其去遠方舉哀曰天奇兒命也不數年妃又舉一

子壽至百四十孫曾遠勝蓋天道云此得之劉貽哲少

南中臺有故事權重於北至與北六卿抗禮蓋公論常在南也相沿久至交際諸曹莫敢誰何陸莊簡南司寇時獨為此部即抑御史至形白簡朝論不直御史而伸此部一時快之

陸莊簡以丁右武發已卯場舉稍一委蛇政府為直節諸公知馮子中父會趙司成汝師詒書不容口且曰吾嘗與平湖深談輒閉目意豈在茂先耶中父曰平湖公故自有作用不易測也顧公小忍之及晉少宰而北中父送之江上趙先生自悔曰老聃乃為平湖所容問故曰

僕此轉平湖力也嘗寓書政府曰詞林之有吳趙猶人之有眉目也相公即有秋臆獨不顧大體耶僕向與深談強半不復記憶平湖種：推行之未盡者繁、申請僕無以應也吾甚愧此老矣

蔣大母素極樸先大夫方七歲急常傷之丁卯舉於鄉即為母姨溫置膳田十畝歲供其租己丑先大夫即世凡二十三年小子薦膳之又十三年死視舍殮如禮先大夫終身布素丁亥小子結娶于吳始以一紵袍奉先大夫于豫章却不御老蒼顏之官舍先大夫問曰溫家姨云何曰德矣先大夫泣數行下出紵袍遺之備以俸全小子至今追憶光景時為涕泗云

先大夫諸生時受業于黃博士榜蓋萬行君子也鹿鳴後又延之二年稍有過舉長應堂下已卯博士罷官歸先大夫亦置膳田十畝供饘粥几十餘年博士身後小子膳師母者又數年梁溪陳郡公始姐豆博士于鄉賢嗟乎小子可以報命先大夫于地下矣

乙酉鹿陵沈伯和應遺才試于郡中卷將半矣同席者語之曰君必首遺才伯和曰何曰姜鳳阿先生已薦若于學使者伯和曰吾不知也其友曰吾已親聞姜先生手啓伯和拂然曰吾即落魄能豈固人熱者哉投筆而出是年以散收獲雋世間奔競者徒費一番勞擾爾
癸酉正月一塾師自家至南陵館舍時大父病劇先大

夫再三問狀塾師不能隱先大夫投箸不食終夜遶衛齋徘徊走雞鳴即促先安人婦語小子曰翁病吾安忍享妻孥之奉哉即始素泣請于中丞銅梁張公願奔官歸視疾張公感動予以蘇松一便差至四月杪大父將易著先大夫抵郡中間報走一夜夜抵家大父見之驚且喜時長叔十三歲次九歲又次八歲最幼者四歲二姑未嫁大父急呼至榻前目賜先大夫曰以此累若明日大父瞑目矣為令得永訣視舍殮世所罕觀人謂孝感云癸酉至丙子凡四年先大夫謀諸叔甚嚴內外大小井：驅游惰者農之曾大父起家素封以惟自才象先大夫一變若寒素

丁丑冬外大父思塘翁送先安人至寶城先大夫具席宴之酌舍不半席忽掩袂而泣至沾衿蓋傷先大父不及享也一坐歎歎宜游懸三尊人像朝夕度事遇四方品物不供几筵不下咽也

盧次樞挾善詞賦恃才自豪一日治具宴邑令不時至大志輟宴比今至枌醉矣以此賈禍下獄論死河北謝慕摘友也亦善詞賦走燕中具枌窵狀徧白海內縉紳及諸公車士曰誰為盧生由白骨者遇陸莊簡而慨然諾之慕再拜去又三年果今滿立出枌于獄輸兄薪梅出獄後謁謝兵使者銅梁張公、延之坐西向枌飽然曰天下有死盧枌無待坐盧枌竟落魄以老真正平之流乎

沈仲潤相公赴召時武林有徐虬以布衣走錢握手曰相公此行當如荆卿別高漸離聞者以為狂仲潤門下得此生、色矣 子路夫子之益友也魯子、夏之益友也執燭童子曾子之益友也啓手啓足後尚有易簪一段工夫故曰君子之于道也後身而已矣 夫子沒後尚能收攝亂齊存魯治吳霸越之子貢于荒墟宿草中陶鑄一番是千古真精神子貢於夫子沒後能自掃却平生一切聰明才辨于枯槁寂寞中煅鍊三年是千古大力量

沈孝廉端平居吟哦不去口數日忽嘿然室人問曰君

仰似重有履者而曰然吾母止一猶子吾以緣泉之任委之不意其陰有所軋沒也吾偶目擊之而彼不吾覺吾亦不忍發之曰彼自負心爾居何與公慨然曰必吾便之不得所以至於此是皆吾罪遂厚贈而遣之即此一念宜子孫之繁昌也

陸公震亨出章文懿門下為今小不檢一門人以歲薦為令有清望文懿歲歲薦薦者而辭不見陸、固請文懿曰若能改過異日相會未晚也後陸以車駕即疏諫殺皇帝而巡雪中蔡忽花翼日扶元閣下文懿聞訃哭之慟迎其喪于羅刹江復為文以哀之前輩師弟相成道誼真古人哉陸宗伯蔡日其孫也

唐漁石太宰提漕時歸謁母舅朱三辭馬來故以貢令崇明修士也太夫人語崇明公曰何故拒吾兒不應提漕公冀日詰舅聽堂下崇明良久出數之曰吾見若行李狼藉是以不欲見也曰甥有書癖展中寧有長物哉崇明正色曰若獨不顧水李之嫌耶

唐太宰龍八十致仕歸衣冠徒步道中親知多勸之公曰吾若儼然乘輿何面目見楓山先生地下也 王文成以新建伯靖里會嵩呼紹輝騎出道遇張司馬邦奇公文成下馬侍立司馬從輿中拱手呼伯安老夫偕矣前輩侍父執如此

章文懿八十無子一婢忽有身將免私語公曰生男耶

異日何以徵信公題一絕於白練曰八十年來此一春一春之外更無春縱然不得扶持力留作他年守墓人舉子以庶官即守生子十至今當感

武林潘公兩田守福州林廊伯春澤之孫如楚潘同年也一日會林起居翰林大興潘問故曰大父遺舉一子時翁年百四歲矣太守急往賀林公不然而出故亦賈驥狀又五年捐館

沈封公娶刑家課子孫嚴整動以禮法繩束嘗宴客不至一孩子臥庭咳之公大怒曰此猗父與居之漸也味之雲然

沈鏡字節而位九列年踰知命味與必衣冠候封公于

寢習以為常夜坐漏下五六十刻集諸子若孫環列封公左右凡勝衣者必會非問不致輕發一語封公不就寢不敢退司空以下稟一重足肅若公庭

翼州公家規子若孫非有室不得筭利所舉子女外家例有所贈如湯餅錢之類分毫付有庫息之婚娶後瘡而婦馬計子母數倍聯姻多窮交修士清白更子孫若上最有力者一時恒嚇公不屑也凡聘禮出入厚不逾五十金或三十金嫁女獨厚以其所息者饒也

翼州公以勤儉起家一子弟職祿來見公終日不喜嚴抄所入必計明嚴內外大小食指多寡錢糧戶役師友束修疾病醫藥吉凶諸費或天時旱潦意外事故一切

不時之需悉為經畫儲蓄有餘方散買田宅宴會優人不入門

沈青霞鍊金溧陽御史惡其強項已具白簡矣一胥不肯操筆御史怒叩首曰小人心乎散逐循吏扣之胥故溧陽人也事尋解

江陵尊情節爾瞻先生受校闕下馬健巷公令一隸值之方報命公問曰鄒進士若何隸哽咽不能出一語涕泗交頤當時臺省之不如隸者多矣

黃賓王以立儲事發密揭下綬騎檻困于押者三晝夜有老卒時一暗黃曰吾嘗服事海忠介幸公努力凌煙閣上標名也語畢淚數下即文選觀光慮黃不能堪

或自裁詐為賈人冒險計入獄多方慰藉之已至其寓見黃內子涕泣曰吾天必死矣妻先伏劍待地下鄒曲為寬解鄒後以光祿少卿客元白門賓王捐三百金周旋後事此交祖中之最少者

嚴分宜延一館師為程紀公漁心計士也胄子世蕃欲資緣中其二子以諸名公所獎借課藝全紀呈之分宜分宜愀然曰以諸孫奉教異日或可望進取目前尚未成材無欺老翁且兒子已過分矣安敢有他觀耶事遂廢此江陵以下諸相公所不能及者至今日科場黽觴又極矣安得起肅皇帝一洗穢垢哉

分宜盛時門下佞幸進元輔坊于臬司前時僉事顧某

華亭人也。執不可按察。乃朝廷法司相公。欲置坊寧。悉無隙地。即肯子。欲以考功法中之分宜。翠盛曰。海內視吾家。不知為何等物。不若留顧。愈憲稍存體面。今臺省有私憾。竟作放。贈文分宜。尚畏公議者也。

嘉靖甲辰。首輔翟公譽之二子。汝孝。汝儉。連第為科。臣王文所。養陽房。尊養者。編修彭鳳也。

肅皇帝震怒。嚴旨切責。云翟譽係朕侍從之臣。二子才如載。輟服不用也。而試西直終日不成一字。立斥鑾父。子并投卷者。卿試主考房考。並逮得罪。有差。戊子。攻王衡者。籍太原。辦之甚口。惜無以肅皇帝之旨。定一公案也。

庚辰。廷議江陵二子。一狀元。一二甲。方置酒高會。諸賓客。忽有後座者。發之。乃侍生公道。頓首拜也。後附一絕句。江陵心恨之。然亦不問。詩見伍寧方林居漫錄。時趙民部世卿發憤。上一封事。為公論。所快。未幾。以王官綢之。卒。以此存歷大司徒。

江陵時。扶御史劉臺先呼金吾大帥曰。近來廷杖者。該衙門責放。若仍前必恭。寬矣。金吾唯。出戶部郎周思敬多方為劉解。無計。夜半叩金吾門。金吾以吾桑梓誼。營救出見。詰問。故曰。君何來。曰。從首揆所。且致家語于居。早晨之言。不用矣。詰旦。劉幸不死。杖下金吾。復命江陵述周前外云。云江陵熟然。周尋請告去。此所謂仁術也。

官至少司徒

李道甫先生任。馳驅馳。抵督倉場。李幼孜也。忽遣一牌。專意優卹江陵。運艘重。嚴需索之禁。道甫青其人。碎其牌。而柳之。幼孜大怒。道甫正色曰。先生若欲優卹。運卒何必江陵。若本司縱役需索。何止江陵。其直以為非。先生意也。敢重懲之。為假冒者戒。卒已大計中。以不謹大司徒張學顏從中和之。江陵訝曰。李即官評何如。二人曰。他無說也。獨以江陵。輕艘浮羅江陵。曰。曲不在李。下石者。語塞。遂得免。

江陵太夫人。北上數十艘。浮江而下。千里輝。至高郵州。守吳公。頭按符。頭應之。使者。據臂。公正色曰。吾守乃

公法。不敢有異。同幸勿訝也。送至舟次。女獲。群。至。尊其印。守此。然不動。舍人兒。故為。膚受。以激江陵。江陵大怒。挾其人。而數之。甚厲。守內轉。官至少。泰人言江陵。橫其於清議。介。如也。

江陵熟於典故。諸會典。百不日。而盡終身。不復忘。每出朝。輒呼六垣。入直者。卒然問。以某疏。云何。某事。作何處分。其人頓赤。左右顧。不能發一語。未幾。外轉。矣。諸給事。入直者。細搜別各奏。揭考。按會典。以備不時詰問。江陵間發一語。時出耳。目。意料外。即有條對。惴惴。重足。十不吐一。一時臺省。往。受其指。束。若奴隸。則其才。勝也。

劉忠宣公。遊武夷。一醉者。戟手指。公大。書。公若為。弗聞。

也者未幾其人復署一部使者使者怒扶之且死乃宗室也使者竟抵罪察察眼忘宣先見忠宣曰不然凡人無故加於我者非病狂喪心而有所恃也至今服其名

言
憲廟時有旨索下西洋故牒時本兵項襄毅催迫甚急職方郎劉忠宣陰取牒焚之曰事久漫漶不可尋矣項愀然曰如嚴旨何忠宣正色曰方下西洋時朝廷虛糜兵餉若干驅數萬生靈于魚腹即珍寶滿載歸祇供耳目玩好況得不償失乎假令卷在公猶當力止之何事苦搜索裹殺起揖公曰誠如君諭吾自愧不如事竟寢士本之難項襄毅以兵部郎危從夜行晝伏者半旬聞

蜀至宣府足下出募募數升後以都御史撫鄖陽活飢民數十萬海歷大司馬執法與汪直不合拂衣

劉六劉七之亂掠中州過鈞陽令曰有散犯馬尚書里者斬入大學士焦芳家芳遁取其衣冠束草人如芳狀徇於衆曰吾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也嗟乎盜亦有公論耶

王振欲殺薛文清已械赴市曹矣振憲下一僮號慟不已叩其故曰聞欲殺閣西夫子振驚急止之薛竟免周長垣副哲有母喪吳縣令同年也來弔長垣女弟婦于吳為要津慙戚從懷中窺令笈曰此子亦吏部郎長垣公驛問故曰數日內當知之未幾叩報至矣令果不

為公論所容竟落魄白首嗟乎一婦人乃明於當軸者耶

趙中舍士預少年以善書漫遊京師與沈比部純父先生善先生將赴赴出所愛佩刀玉箸鎮與談沈受杖趙日夜以背負之幸不死相從至彭城忽二緹騎促趙甚急人皆疑其以比部故比至則中貴人得其所臨黃庭蘭亭諸書獻上上喜學書故急召之見于便殿給筆札命二中貴持巨簞一幅跪而書之趙買勇一揮上稱善賜酒食再書四大字命以中書舍人侍殿陛明日謁江陵公曰此內降新不可長也若應辭明日辭上曰何辭為曰張相公命也上不懌曰一中書朕不能主耶

命兼二傳江陵癸未之禍兆于此矣

故事凡受杖者必得一二經紀其事江陵時吳趙二太史以恭論奪情予扶闕下同官同卿皆引避堅不赴梁溪秦餘山柱挺身任之多方調護於血肉淋漓中諸校訝曰若何為者公慨然曰我秦舍人也竟引疾歸倘伴客湖者二十餘年于延丞癸丑登第令永豐歸化有賢聲

當吳趙沈艾受杖時門生故人踪跡無一敢近者以廣柳車中夜半達通州四顧局戶忽一賈人張姓者秉炬大開門延數君子入諸校押送者不下數十人張率諸烹羊酒脯相勞費不啻數金生平未一面也或恐之曰

若不畏江陵即對曰吾細人何知利害一切請聽之禍亦不及丙申扶余與馬比部遇其門見其裨揆繫一挂左右壁余以一刺投之享其酒脯時張君沒矣此即解其墓墮淚

刺忠宣為職方郎有盛名當事欲優以太僕卿公固辭曰某在任數年以承親民事為憾願出授藩臬遂參知福建行省為文恭恩節初入館以庶吉士改銓部人方訝其左遷公更告改南此二公者可謂重內輕外者之戒

予癸巳謁選見朱鑑塘中丞問曰子當為何官曰例宜今恨不堪顧政教公正色曰今以法治天下者也教官

以道化天下者七子稱難其易者通易其難者予

分宜晚年懼後遂收名士以自固于是起唐荆川順之

羅念菴洪光趙汝谷時春趙貞氣航樓唐自侍才畧皆

驟至節鉞不終念菴堅不赴召至托方外之遊以免開

其風者比于九霄之鳳嗟乎一官之誤人多矣

唐太史起家兵部即為文恭以其門人也力止其行語

汝流涕不已太史訝曰思節何哭曰眾先生數十年清

修一旦付流水耳曰若豈以我為一官出耶思節曰分

宜歟矣誰復諒先生者及今逆揅猶未晚也不聽後以

中丞鎮淮陽兵敗薨死

荆川先生鎮淮陽時兵敗疾革且瞑矣翼然起索一牌

手書曰歲荒民飢有司宜加意作糜分賑弗以奉院物故遂草率了事也投筆而逝

荆川先生平居冬不爐夏不扇敝衣冠終日夕端坐盛夏對客體不汗岩居數十年四方之志甚銳過白磨鍊

以成功名一出而兵敗名損吾不能解也

趙中丞浚谷解節後蒙宥不羈時混迹劍客中以自見

奇已面寄語奉兵曰俺酋將大舉入寇矣幸蚤為備丁

司馬汝慶大咲曰老先箭技摩不自持耶安得此不祥

之言明年遂有庚戌之難司馬慘西市

顧傳士撫服文康公曾孫也餽予以一墨刻大書學吃

虧三字乃文康手筆予因念顧先生有言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孝弟之道吃虧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忠恕之道吃虧而已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

吃虧而已推而廣之曾子三省顧子不校皆能涉世久

方知此三字有味

三十年前繆仲淳報云求一避亂地今果然矣避亂不

在地梁鴻之會稽管寧之遼東今作戰場而度曲逆隱

于兵間地亦何常之有嘗為子弟定五策一日節儉二

曰習勞三曰忍辱四曰廣慈五曰善下行此五者雖之

夷狄可也

夫子云戒三老戒浮今少者好利甚于老少者戒好色

今老者好色甚于少年